

把自己放在低处

□ 付秀宏

一位趾高气扬的女侦探小说家，看不起另外两位女同行，拒绝与两位同行在新华书店同时签名售书。后来，在一次笔会上，两位同行友好地与她搭讪，她的样子还是非常高傲。恰好她们三人被主办方安排在一艘皮划艇上划水，到湖心的时候，两位同行突然不划了，对她说：“划水是需要低头用力的，你也知道——道歉并不需要用力低头，只要轻轻地低下来就可以了，下面该怎么做呢……”

看完这个故事，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喟，一个人被逼到“低头”就范时，真的有些无趣了，但对方不这样要求你，你会自己做到吗？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去一所中学给爱好语文的七年级同学讲作文课时，遇到了一个不一般的女生。那天午饭后，这些爱好语文的同学聚在一间教室听我讲课。我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听到讲台下的同学们一阵骚动。

我看到，一个写作文很好的女学生，向一位男生掷字条，字条落到另一位女同学的桌子上，这位女生小声地读着什么，同学们一阵哄笑。

我喝令掷字条的女同学站到前面来。她木然地站在讲台前，没有争辩，同学们一阵哄笑。

着头，眼里却噙满泪水，看得出她努力抑制着，没让它流出来。

我说：“你本是一个好学生，怎么学会捣乱了？”她当时十分尴尬，脸羞得通红。我无奈地摇摇头，要求她把“捣乱”的心路历程写下来。

几天以后，这位女同学交了“作业”，原来那次骚动是由一个男生引起的。这个男生懵懂甚至莽撞地喜欢上了她。那天，这个男生并没有选我的课，但他还是利用午饭后休息的时间偷偷追到我们教室里来，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在我板书时，这位男生把他写的字条大摇大摆地送到她的课桌上，那张字条上写着：“你长得太美了。”

这位女生十分讨厌这位男生，因为同桌的女生也看到了字条上的话，她感到非常不自在。为了表示自己的严正态度，她也写了一张字条：“请马上远离我！”站起来投掷时，恰巧被我看到。

这位女同学在心路历程中写到：老师，您让我站到讲台前，我有一种屈辱感。但我没有跟您解释，因为那是在课堂上，而且我比较喜欢您的课，当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我虽然有理，但在此时此地，主动低头认错，会比据理力争聪明，我

愿意当一个聪明人！”

读到这里，我对这位女生的示弱做法感到震惊，年龄这么小，忍耐性这么强，使我生出深深的歉意。很快，我找到她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是老师错怪你了！”她却说：“我看过去一篇文章，如果向日葵一直高仰着头，里面就会积满雨水和露水，没有办法排出来。于是，本该是果实的花盘，会变成滋生细菌的温床。所以，学会低头是一种智慧。即使老师当时是错的，对我也是考验。我一旦去争了，矛盾激化了，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一个人在不可逆转的情势面前，学会不迎上去顶撞，不撒气、不抬杠、不赌气，这并非懦弱，而是人生的大智慧。对于这种退缩态的大智慧，很多人已强势惯了，根本做不到或不屑于做，因而他们的生活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“硝烟”。

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，心里想着其他人，虽人在低处，但会让更多人如沐春风。遇到困境和挑战，没有必要应战时，当不去做无谓消耗，该低头时就低头，随时随地把自己放在低处。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，尽可能让对方的心灵保持安宁，这才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高明。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生 活

一等襟抱

□ 米丽宏

人的胸怀襟抱，有宽阔逼仄、宏大微渺、高远狭促之分。襟抱，可以很大。大到铺设宇宙，包含日月，没有什么可以覆盖它的辽阔疆域。它也可以很小，小到只容纳得下一个家、一个人、一粒芝麻、一个病毒。一丝雨，就把它淹没了；一缕风，就把它粉碎了；一句流言，就让它痛不欲生；一个阴谋，就能让它万劫不复。

因此，胸怀襟抱有等次。一等襟抱，在大。大的基本标志，一则时空辽远，穷尽四方八极；二则能容，容得下不顺眼的人，听得进不顺耳的话，装得下不顺心的事。英雄气度，算得上一等襟抱。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。

襟抱之大，不仅含蕴时空，容人容事，还能坚守真理。无论境遇顺逆，皆能做到“道比天大”，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弃，贯四季而不衰，历坎险而益固。

左传哀公六年，吴楚混战，孔子困于陈蔡，绝粮七日，犹鼓瑟而歌。子贡和子路牢骚满腹，孔子教育他们说：“内省而不穷于道，临难而不失其德。大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……陈蔡之隘，于丘其幸乎！”大意是，得道的人，心境快乐与否，不在于困厄与通达。道德在心，任何境遇都能等闲视之。

生命的意义，被孔子定格为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践行。同样，哲学家康德也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：一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；二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。”

星空寥廓而深邃，让我们仰望和敬畏；道德庄严而圣洁，值得我们一生坚守。这种失败、穷困和软弱都不能侵蚀的精神尊严，将人类襟抱的维度无限拓开去，使它比天空高远，比海洋宽阔。

一等襟抱，深植一个“爱”字。爱，不止于一己之爱、亲情之爱、家国之爱乃至族类之爱，它是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的一泓悲悯情怀，是“充实了的生命”（泰戈尔语），是“成为一个人”（费尔巴哈语），是“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”（罗曼·罗兰语）。

当下，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却像活过几世一般把世界看得透透、把一切擦得开开；对万物失去了好奇失去了热情，对世界失去了眷顾失去了爱心。如此襟抱，已称不上襟抱，只是皱巴巴一粒干橘子，内里一抔败絮。

一等襟抱，会将更多的人放在心里，担一份大负荷，存一份大担当，做一份有益于人的大事业。

具有一等襟抱的若是为政者，他便会深入群众，脚踏实地，这个“地”，在他眼里，不是你我来往角逐的名利场，而是黎民生息之福地。他会静心沉潜累积为政之德，热忱涵养为民务实之情怀。这是为官者的审美世界，也是一等襟抱应具有的政治的和伦理的世界。

当年，杜甫仕途多舛，但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夙愿。他对世界的理想和希望，愈困窘愈热烈。他被生活放逐到最低处，却获得了植根于大地的力量。他站着书写、见证真实，由此抵达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，成为诗之圣者。

不论为人、为官抑或为文，冲破一己之私的小格局，就会抵达充盈而有意义的人生大境界。大襟抱的修炼，会将你推送至人生开阔处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点滴

家

□ 周国平

如果把人生比作一种漂流——它确实是的，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漂过许多地方，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漂过岁月之河——那么，家是什么呢？家是一只船。

南方水乡，我在湖上荡舟。迎面驶来一只渔船，船上炊烟袅袅。当船靠近时，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听到了孩子的嬉笑。这时我恍然悟到，船就是渔民的家。

以船为家，不是太动荡了吗？可是，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、举止泰然，而船虽小，食住器具，一应俱全，也确实是个家。

于是我转念想，对于我们，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？这是一只小小的船，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。岁月不会倒流，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，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，我们竟不感到陌生。四周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波涛汹涌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，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。人世命运莫测，但有了一个好家，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，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。

我心中闪过一句诗：“家是一只船，在漂流中有了亲爱。”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，我暗暗祝祷，愿每张风帆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。

——摘自《愿生命从容》



装满细纱的竹筒

□ 纪广洋

文苑

寺院建在半山腰，它不远处有一挂四季飞流的瀑布，即使在寺院深处、在闭门的禅房里，也能听到哗啦啦、潺潺淙淙的瀑布的声音和清韵。瀑布的源头是一眼清冽趵突的山泉，寺里的用水就是从这个山泉汲来的。

有一天，一个小沙弥汲水回来，对山泉的水源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想：高高的山上都能冒出泉水来，那山下的水井怎么不冒水呢？再说了，山泉上边的山头既不是很大，又没有存水的凹处，这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泉水来自什么地方呢？他越想越困惑，就去请教一位高僧。

高僧取出一个下端有漏孔的竹筒，让小沙弥往里倒水。小沙弥一边倒着，竹筒一边漏着。小沙弥只要一停止倒水，竹筒里的蓄水很快就流干流净了。高僧就在竹筒里盛满细纱，再让小沙弥往里注水。这样一来，只要往竹筒里注一点儿水，竹筒下端小孔里的细流就能淅淅沥沥地流好长时间。

看小沙弥仍然一脸迷惑的样子，高僧就开导说：“泉眼上边的山头就好比装满细纱的竹筒，内在的结构不全是坚硬的顽石，有一部分是糠木一样的吸水石，每逢雨雪

天气，它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保存大量的雨水，为泉水瀑布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。这既是大自然的神奇，又蕴含着物质世象的常理。”

小沙弥豁然顿悟地说：“多谢师父开导，弟子这次明白的不仅仅是山泉的原理了！不过，我还有一事不明白——师父怎么会有一个现成的、钻了漏孔的竹筒呢？”

高僧微微一笑，不无幽默地对小沙弥说：“当年，我像你一样，还是小沙弥的时候，汲泉水的路上，也萌生出和你同样的困惑，就向寺里的一位老法师请教。老法师为解答我的问题、启迪我的智慧，特意制作了这个竹漏。老法师圆寂之后，我就收藏起这个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竹漏，它曾经为我开启了智慧的灵泉……”

其实，智者的头脑和心胸，也像这孕育泉水和瀑布的山头一样，易于接纳和吸收外来的知识和心灵营养，厚积薄发地产生自己的智慧；更像这个装满细纱的竹筒，既不能空虚，也不能凝结……人们常说的“头脑开化”和“虚心接受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顽而不化的头脑和死心眼儿，成不了智者。

——摘自《亳州晚报》

